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The Hong Kong Council of the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 HKCCCC)

(A) 神學傳統: 源自加爾文的神學傳統及近代改革宗神學的發展。

參考網站: <http://www.hkcccc.org/>

下載完整講義及簡報檔案:

<http://rickywong1029.familyds.net/ricky/hkcccc/>

改革宗的創始人: 約翰·加爾文 (John Calvin, 1509 -1564)

被 J. I. Packer (巴刻) 形容為「宗教改革產生的最細心的釋經學家、最偉大的系統神學家和最有深度的宗教思想家; 他的教導以聖經為中心, 他的生活以上帝為中心, 他的信仰以基督為中心。」

(B) 歷史背景: 1918 年由 3 大教會組織於南京協約會開始, 跨過整整 99 個歲月, 昂然向著創會百周年邁進。

1918 年 4 月, 在長老會總會的會議上, 長老會、倫敦會和公理會的代表便協約教會合一, 因為他們確信教會必需合一, 攜手合作, 才能為主作有力見證, 才可以有更理想更有效的發展, 才能對中國有所貢獻。

1927 年, 全國性之第一屆中華基督教會總議會在上海舉行, 組織採四級制: 即全國之「總議會」, 省級行政區性之「大會」(或稱協會), 地區性之「區會」, 及基層之「堂會」。

(1) 長老會 (Presbyterian Church)

1560 年由加爾文 (John Calvin) 的學生約翰·諾克斯 (John Knox)在蘇格蘭進行宗教改革時正式建立, 成為蘇格蘭的國教 (Church of Scotland)。由於這背景, 長老會一般被發現在英國以前的殖民地, 像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印度等等。長老派的傳統採用了《威斯敏斯特信條》作為改革宗的神學典範。

(2) 倫敦會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全名倫敦傳道會)

1807 年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受派遣來華傳教, 是外國來華的第一個基督教傳教士。1818 年在馬六甲創辦英華書院, 1843 年理雅各 (James Legge, 1815-1897), 把英華書院從馬六甲遷到香港, 並建立首所為華人專設的教堂, 由何福堂牧師 (香港第一位華人牧師, 繼 1823 年在澳門按立梁發牧師之後)主理, 後來華人信徒幾經辛苦才籌集足夠資金於 1888 年建成道濟會堂 (現稱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 成為首間華人自立教會。

倫敦傳道會亦於 1887 年創立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 (Alice Ho Miu Ling Nethersole Hospital)兼創辦香港西醫書院 (後合併入香港大學之內), 把西方醫學及醫療技術引進香港, 成為香港第一所採用西法醫療的華人醫院。

1898 年是有倫敦傳道會皮堯士牧師 (Rev. T. W. Pierce)和道濟會堂主任王煜初牧師商議發展新界傳道工作, 其後亦有西人香港倫寧堂 (Union Church)加入, 組織新界傳道會, 在新界屯門、荃灣、上水、大埔及離島各地開基傳道。

[註: 1829 年荷蘭傳道會德國人郭士立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牧師為信義宗 (亦是歐洲大陸) 第一位來華的傳教士。]

(3) 公理會 (Congregationists)

起源於 16 世紀末英國清教徒運動中的分離派 (Separatists), 由英國人羅伯特·布朗 (Robert Browne, 1550-1633)首倡, 並主張脫離聖公會。以公眾治理的教會制度為特徵, 主張各個教堂獨立自主而由各該堂的教徒公眾管理。

1620 年, 一批流亡荷蘭的公理會信徒乘「五月花」號 (Mayflower) 帆船駛抵北美, 由此傳入北美殖民地。

美國公理會 (亦稱美部會,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ABCFM, 全稱是美國公理宗海外傳道部) 於 1830 年派裨治文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來華傳教, 作為第一位到中國的美國傳教士。另外, 1834 年美部會差派伯駕 (Dr. Peter Parker, 1804-1888)作為第一位在華專職醫療傳教士。

1883 年美部會亦差派喜嘉理牧師 (Rev. Charles Robert Hager, 1851-1917)作為香港公理堂首位主任牧師, 翌年在香港必列者士街的佈道所為孫中山施洗, 並給孫中山登記教名「孫日新」(與逸仙同音)。

(C) 歷史沿革:

(1) 重要人物: 誠靜怡 (1881-1939) Source: <http://www.bdconline.net/zh-hant/stories/by-person/c/cheng-jingyi.php>

他對教會自立與合一運動的最大貢獻當屬促成中華基督教協進會, 以及中華基督教會的成立。

1910 年, 世界宣教大會在英國愛丁堡召開, 誠靜怡發表演講, 提出建立一個超宗派的、完全自立、合一的中國教會的主張, 給與會者留下深刻的印象。1927 年, 中華基督教會總會在上海成立, 誠靜怡出任該會首任會長, 這是他促進在華各宗派教會合一運動的又一成就。

(2) 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時期

第五屆總議會於 1948 年在蘇州召開，當時 21 個大會，110 個區會，2,767 所堂會共派出 129 名代表出席，合作之西差會已增至 17 個，遍及 3 大洲，名單如下：加拿大合一教會、加拿大合一教會女宣道會、加拿大長老會、加拿大長老會女宣道會、美國公理會、美國南長老會、復初會、美國北長老會、歸正教會、同寅會、倫敦傳道會、英浸信會、英長老會、愛爾蘭長老會、蘇格蘭長老會、紐西蘭長老會及澳洲長老會等。總會信徒人數眾多，約佔全國信徒 3 分之 1，佔地 20 行省，是全國最大的教會。有關的大學 10 所、中學 78 所、醫院 82 所、神學院 14 所。
[註：第一屆(1927)上海；第二屆(1930)廣州白鶴洞；第三屆(1933)廈門鼓浪嶼；第四屆(1937)青島；第五屆(1948)蘇州]

(3)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時期

50 年代，中國政局變動，原屬「廣東協會第六區會」的香港區會無法與廣東協會聯繫，於是在 1954 年 1 月 1 日，改為「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行政組織完全獨立，採「區會」及「堂會」兩級制。

成員：

- (a) 倫敦會成立的堂會。倫敦會自 1843 年開始，便從事傳道服務事工，建立堂會，如合一堂、灣仔堂、深愛堂及聖光堂等。稍後又與佑寧堂(Union Church)及合一堂聯合成立新界傳道會，建立了元朗堂、全完堂、志道堂(澳門)、屯門堂、大埔堂、長洲堂、林馬堂、上水堂等。中華基督教會成立後便全體加入了中華基督教會。
- (b) 公理會成立的堂會。美國公理宗教會於 1883 年開始，建立了公理堂，其後亦開始建立支堂，仍在港的有第二支堂(即望覺堂)及第七支堂(即基灣堂)。當遷堂禮頓道後，原堂址重建為必列者士街堂。中華基督教會成立後便全體加入了中華基督教會。
- (c) 中華基督教會內地會友二戰前後來港避難成立的堂會(全是長老會傳統的)。這些大多是方言教會，如閩南堂、長老堂、海南堂、國語堂及嶺東堂等。當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成立後便加入了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 (d)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成立的堂會。當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成立後，辦理學校，同時在校內建立堂會，如錦江紀念禮拜堂、基真堂及梁發紀念禮拜堂等。(註：現時區會共有 26 間中學、24 間小學、1 間夜校、7 間幼稚園；另有堂會學校 23 間，合共 80 間學校；中學包括 1 所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童而設的學校、1 所提供中四以上以至高級文憑及證書課程的高中書院、6 間歷史悠久的有關中學〔英華、真光、培英〕以及 18 間直屬中學。)
- (e)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會員堂成立的堂會。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成立時，只有廿多所堂會，半個世紀以來，會員堂成員分別發展分堂，至今已有 75 所堂會。

合一傳統：

- (a) 三大綱要 (目的為不同教會，不論有沒有信條，都易於合而為一)
 - (i) 信仰基督耶穌為贖罪之救主，為教會之基礎，以基督之國，普建於世為目的。
 - (ii) 接納舊新約為上帝之言，由靈感而成，為吾人信仰及本分無上之準則。
 - (iii) 承認使徒信經堪以表示正宗教會共信之要道。
- (b) 四大精神 (要促成教會合一，應循以下的幾個原則入手)
 - (i) 注重大體。基於合一教會的前題及背境，凡成為中華基督教會的份子，對於其原有價值、教導及傳統，如認為需要保留，可以盡量保留，以體驗一個教會多元表達的本質。同時，每一組份子，應對合一教會貢獻其特殊價值，俾其他份子均能分享，以便充實整個機體的生命。
 - (ii) 互相尊重。第二個原則強調合一教會內組份子，對其他各別份子所奉守的信條及禮儀，須互相尊重，承認其均係合於基督精神而為上帝所印證所許可者，並且努力明白其他傳統的優點，存開放的心來欣賞及學習。
 - (iii) 寬大襟胸。第三個原則，是中華基督教會當推進合一運動時，應當留意新份子參加合一的可能性，在考慮或商討的時候，對於他們的見解，和他們視為寶貴的特殊教義，我們應出以寬大襟胸和同情態度而重視之。就是未能在組織上合一，在心態及事工上也可以合一。
 - (iv) 合一非一。第四個原則，是在教會合一的進程中，當抱「合一」而非「一律」的精神。教會的行政和組織，可以慢慢趨於一致，但同時含有彈性，讓教會可以由嘗試開始，繼而按各自自然的發展，最終達成一種自生的教會組織：一方面能保存歷世歷代普世教會的精華，同時又能包含新的及本色的原素。這樣的合一，其表現於信條、教政，和崇拜各方面，乃是自然的，活潑潑的，不是機械的，呆板的，強制的。(堂會體制並非一律，牧師為主席的執事會及平信徒為主席的執委會，兩制並行，區會亦是兩宗結合的)

詳情可參考 2014 年 7 月 27 日《基督教週報：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與合一非一律的教會模式》
<http://www.christianweekly.net/2014/ta2022766.htm> 及陳智衡著《合一非一律：中華基督教會歷史》

(D) 未來跟進項目：

創會時的組織架構是長老宗及公理宗的結合。按長老宗的傳統，區會得扮演加強中央領導的角色，在人事、體制、禮儀上發揮中央調配的功能。按公理宗的傳統，區會得扮演支援的角色，在人事上支援聖職人員、在事工上努力協調、在禮儀上促進交流等。未來發展將更傾向長老宗抑或傾向公理宗，又或兩者並重？
此外，在長老宗傳統下，區會主動關心甚至介入堂會事工理所當然，然而在公理宗傳統下，區會仍可主動關心，但介入時則需在應邀下進行。未來需要建立共識，使區會堂會的配搭可以產生更大成果。

Presentation 補充資料:

前言:

二零一七年是非常特別的一年。對普世基督教來說，是紀念宗教改革 五百周年（1517）；對中國基督教來說，是紀念馬禮遜來華傳道二百一十周年（1807）；對中華基督教會人來說，是全國大會成立九十周年（1927）。因此，二零一七年對本會來說，理當是認真檢視如何更新信仰與回應處境挑戰（1517），以及思考教會的福音使命與合一見證（1927、1807）的一年。

「三濟事工」

就基督宗教在中國傳播而言，唐元兩代的景教（元朝稱也里可溫教）；明清兩朝的天主教，均有教育、傳道、服務事工的傳承。及至基督教來華的開創人馬禮遜牧師（見圖），自一八零七年至一八三四年間，滿清政府尚在禁教，但馬禮遜牧師在不可能環境下，在南洋馬六甲創辦英華書院去傳教；在廣州和澳門以語言和文字去傳教；在澳門和廣州去開設醫館去傳教。而這「三濟事工」可謂歷世不衰，繼續在香港和中華大地，以及世界各地不斷的擴展。推而言之，凡在中國傳道具有歷史性的差會，無論是公理會、浸信會、聖公會、長老會、信義宗教會、衛理會、循道會、內地會等等，總是離不了教育、傳道、醫療（服務）去傳揚福音，發揚基督精神。

正因為各差會均有本身的「三濟事業」，自然形成一種傳統的精神，構成各差會事工的體系。

就如《基督教在華百年史》“A Century of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一書所記，是以倫敦會為開端，在歷史摘要中，是有以馬禮遜、米憐、麥都思、理雅各、艾約瑟、慕維廉、楊格非等人為先導。而在華南區列名中，皮堯士牧師雖是末席，但他仍是馬禮遜、米憐、理雅各、湛約翰、歐德理（Rev. Ernst J. Eitel）的系統。在此可以發現，倫敦會在香港漢學傳承的體系，皮堯士牧師是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一位關鍵人物。

Source: 西牧皮堯士有功香港華人教會（五）第 2602 期（2014 年 7 月 6 日）◎ 百年人物 ◎ 浩然

<http://www.christianweekly.net/2014/ta2022668.htm>

清教徒(Puritans)

清教徒在英國時有兩個主流力量，其一是主張留在英國教會，從內推動改革；另一為“分離派”，主張脫離聖公會，另建教會。而且分離派的勢力與日俱增，引起政府的高壓逼迫。一五九三年，形勢更加惡劣，女王頒下御令，凡那些不出席國家教會的崇拜而到一些私自聚集的地方崇拜，一經查出，便要趕出英國。

伊利沙白女王死后王位由蘇格蘭王雅各六世繼任，他到英國即位時，改王號為雅各一世。英國的清教徒以為雅各一世既受長老會傳統的熏陶，便一定會體諒他們，于是便大膽地在主后 1604 年的一個議會中，聯名上書，這便是著名的

“千人奏書”，請求雅各王簡化崇拜儀式，并修改公禱書的某部分。誰知雅各一世不但不允許他們的請求，反而嚴厲地斥責他們，要他們順服于英王及主教的領導之下，并下令將三百名教牧人員革職，任何不完全依循國教的規定舉行崇拜的人，便受到嚴重的處分。至此，和解的希望似乎幻滅，而那些本來愿意留在聖公會以內作內部改革的人，也被迫投入分離主義者的陣營。主后 1607 年，他們紛紛逃離英國，其中有大批人逃往荷蘭。當中也有一些不能忍受逼迫的人便紛紛移民到北美洲。

1620 年 9 月 6 日，第一批清教徒乘著“五月花號”，在約翰·羅賓遜（John Robinson）的領導下從英國的一個港口普里茅斯出發，到新大陸去尋找他們的宗教自由。跟著，便越來越多清教徒到新大陸去，美國的建國與這批移民有很大的關係。

他們于公元 1620 年在美國普里茅斯（Plymouth）建立殖民地的。几年后，又立麻薩諸塞灣殖民地（Massachusetts Bay Colony）。然而英國的逼迫仍在繼續，1630 年，七百人以溫索（John Winthrop）為領袖，啟程往新大陸，隨後又有三百人、一千人跟進。1630 年代出現了大移民潮，使麻州海灣區的人口增加到九千人。

這些清教徒到了北美洲之后，在自由的空氣中建立他們的教會及家園。他們大多是極其敬虔、勤奮的加爾文主義者。他們以民主的形式管理教會。日後美國的民主政制，便是由此奠下基礎的。除了民主政制外，他們生活的各方面都帶著濃厚的信仰色彩。他們的信仰對於日後美國文化的孕育與發展，有很大的關係。

哈佛與耶魯的辦學成功，除了起初清教徒的信仰熱忱之外，可能也與清教徒思想的底蘊有關。

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

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是由在中國傳教的基督教教派英國長老會、倫敦會、公理會於 1927 年聯合而成。這是 1920 年代，外國傳教組織為了應付五四運動以來中國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運動，進行基督教組織本土化的嘗試之一。

1927 年 10 月在上海舉行第一屆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與會 88 位代表中有 66 位是華人領袖，代表了 12 個教區 51 個分區會 12 萬教友。誠靜怡被選為首任會長。[1]總部設在上海。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組織採四級制：最高級是全國之「總議會」，之後有省級行政區性之「大會」（或稱協會），地區性之「區會」，及基層之「堂會」。現時，只有香港仍有保留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之組織，就是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歷屆總議會:

第一屆(1927)上海聖瑪利亞女校;第二屆(1930)廣州白鶴洞;第三屆(1933)廈門鼓浪嶼;第四屆(1937)青島;第五屆(1948)蘇州

(一)中華基督教會與香港區會的歷史及現況	第 2600 期 (2014 年 6 月 22 日) ◎ 香港教會巡禮
(二)中華基督教會與基督教在華工作	第 2601 期 (2014 年 6 月 29 日) ◎ 香港教會巡禮
(三)透過學校傳道服務的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第 2602 期 (2014 年 7 月 6 日) ◎ 香港教會巡禮
(四)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與社會關懷的使命	第 2603 期 (2014 年 7 月 13 日) ◎ 香港教會巡禮
(五)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與普世教會合一運動	第 2604 期 (2014 年 7 月 20 日) ◎ 香港教會巡禮
(六)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與合一非一律的教會模式	第 2605 期 (2014 年 7 月 27 日) ◎ 香港教會巡禮

(一)中華基督教會與香港區會的歷史及現況 (返回目錄)
第 2600 期 (2014 年 6 月 22 日) ◎ 香港教會巡禮

中華基督教會(「本會」)是二十世紀初由在華的十多個基督教差會及宗派教會組成,創會的目的並非要建立一個全新的宗派,乃是要推動一個願意放棄本位心態的教會合一運動,以紮根本土、回應時代、面向同胞、彼此尊重、寬大胸襟和求同存異原則,在中華大地建立屬於耶穌基督的合一教會。

十九至二十世紀初,中國面對西方列強侵略,國內民族意識高漲,基督教被視為洋教,被質疑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工具,教案、仇教事件頻生;加上全國各地基督教會宗派林立,不但令非信徒不解,亦產生教會間芥蒂,不利福音傳播。當時,有遠見之教會領袖深感教會必須合一,並實行本色和自治自養自傳,才能使基督福音得以紮根,對中國有所貢獻。本會創辦人之一的誠靜怡牧師,於一九一零年出席愛丁堡世界宣教會議時已言:「我們希望在不久將來,會有一個不具宗派特色的聯合基督教會。」

一九一八年四月,長老會於南京召開會議,邀請倫敦傳道會及公理會代表弼議教會合一。翌年一月,更有英國浸禮會及貴格會加入,一同商討教會合一的信仰綱要和組織體制;同年七月,廣東省教會率先宣佈成立「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大議會」;至一九二二年,中華基督教會臨時總議會於上海召開;一九二七年,中華基督教會總議會第一屆全國大會在上海聖瑪利亞女校舉行,正式代表十一個宗派,五十三個區會,為中華基督教會奠定了基礎。其後於一九三零、三三及三七先後在廣州白鶴洞、廈門鼓浪嶼及青島召開總議會。十年間,已發展至大會十六個,區會八十五個,堂會二千八百四十二所,受按立牧師四百五十四人,教友約十三萬人。

中華基督教會採四級制:即全國「總議會」,省級行政區「大會」,地區「區會」,以及基層「堂會」。

一九三七年七月,中日戰爭爆發後,全國總議會暫停召開,但本會仍堅守崗位,往雲南、貴州及邊疆等西南西北宣教區積極傳福音。翌年十月廣州市淪陷,廣東協會由廣州遷至香港,至香港失陷後再遷至曲江、連縣等地。大戰結束後,第五屆總議會於一九四八年在蘇州召開,二十個「大會」共派出一百二十九名代表出席,合作之西差會已增至十七個,包括:加拿大合一教會、加拿大合一教會女宣道會、加拿大長老會、加拿大長老會女宣道會、美國公理會、美國南長老會、復初會、美國北長老會、歸正教會、同寅會、倫敦傳道會、英浸信會、英長老會、愛爾蘭長老會、蘇格蘭長老會、紐西蘭長老會及澳洲長老會等。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的成立與發展

五十年代,中國政局變動,原屬廣東協會第六區會的香港區會無法與廣東協會聯繫,於是在一九五四年一月一日,改為「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行政組織完全獨立,採「區會」及「堂會」兩級制,成員包括原屬第六區會在香港、九龍、新界及第十區會在澳門之堂會、學校及機構,其後具共同背景的新成立堂會亦相繼加入。一九五七年徹底改組,加強執行委員會組織。一九五八年向香港政府正式註冊為法團。

五十年代初期的香港區會,主要倚靠西差會資助,同工不足,惟資源雖然匱乏,仍積極推動傳道服務工作,因深信傳道與服務應雙線並行發展。六十年代初,區會總部會址落成,積極推動各項計劃,包括「十年自養計畫」(1964)及「四年鞏固更新、十年加強發展」(1966)等,至一九七四年終達成完全自養;一九八零年正式宣佈為「自治自養自傳」教會。

在傳道事工方面,本會於五十年代為回應戰後香港民生的需要,於基層社區開辦社區佈道堂所,提供兒童培育服務;六十年代又著意於工業區、漁民區及鄉村區開展傳道服務工作,建立堂會及學校,為堂校福音事工的發展奠下穩建基礎;至七十年代,又建立堂會與學校的牧區模式;八十年代推動堂校合作及校內植堂牧養事工;二零零三年策動校牧事工計畫,透過堂校間協作與伙伴團隊,關懷校內師生及家長。

目前,本會堂會(包括佈道堂)已逾七十所,直屬及有關之中、小學、幼稚園及堂會所辦學校達八十所,另有服務機構及單位,為有需要人士提供特殊幼兒服務、家庭支援服務、學校支援服務、臨床心理服務及教育心理服務等。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幹事部

(二)中華基督教會與基督教在華工作 (返回目錄)

第 2601 期 (2014 年 6 月 29 日) ◎ 香港教會巡禮 ◎ 中華基督教會與基督教幹事部

中華基督教會的創立，可說是由長老會、公理會及倫敦傳道會為主力骨幹催生而成，它們各自在中國各地建立堂會、學校及服務單位，一起創立一個聯合教會，推動教會合一運動。時至今日，香港區會不少堂會及學校，均源自這三個教會，但由於殖民地歷史因素，比較多由倫敦傳道會所建，或一脈承傳自該會。

福音東來

倫敦傳道會（倫敦會）由英國幾個宗派教會，包括長老會、循道會、聖公會及公理會的教牧與信徒，於一七九五年成立，是個跨宗派的差會。倫敦會在中國基督教及香港華人教會史上，均佔有重要的位置，它不但差遣馬禮遜牧師作先鋒，成為第一位到中國傳道的基督教傳教士，揭開了基督教來華的首頁；也是最早期在香港建立福音基地的差會，與香港第一所華人自理教會——道濟會堂（即今合一堂）有關。在教育以及醫療方面，倫敦會所辦的英華書院、英華女學校、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和香港大學前身的香港西醫書院等，實在為香港開埠早年作出過不少貢獻。

一八零七年，倫敦會差遣馬禮遜到中國傳道，但當時滿清政府採閉關政策，外國人在中國境內居留與活動均被嚴格限制，傳道工作舉步維艱。但馬禮遜沒有放棄，來華初期積極學習中國文化，後受聘於東印度公司，一邊擔任翻譯員，另一邊經手翻譯聖經，又出版華英字典和中文傳福音小冊子，並編寫協助傳教士認識中國文化及中國語文的著作。他努力工作七年後，終收到第一個初熟果子：在澳門為第一位中國信徒蔡高施洗（一九零六年在澳門開基的本會志道堂，正是紀念首位信徒蔡高）。一八一八年，他在馬六甲創辦英華書院，目的是培訓華人宣教師，以利福音傳播。

馬禮遜從事翻譯聖經、開辦學校、領人歸主，為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他在中國傳道時十分刻苦和面對孤單，他的首任妻子和長子，以及同工米憐牧師夫婦因敵不過疾病勞苦，相繼病歿，獨留他一人孤身奮鬥。一八三四年，馬禮遜病逝於廣州，與他的家人葬於澳門，死後也留在中國。因此，本會的總辦事處以馬禮遜紀念會所命名，在澳門也設有馬禮遜紀念中心。

香港開埠至今的傳道服務工作

教育與傳道

一八四二年鴉片戰爭後中國被迫開放和割讓香港，倫敦會決定將整個傳道基地移至香港。翌年，由理雅各牧師帶領，將英華書院由馬六甲遷至香港，在上環建傳道會大樓兼校舍和學生宿舍。遷港初期英華書院仍以培訓華人神學生為主，畢業生有晉身商界及專業階層，也有不少參與教會，成為香港華人教會的主要骨幹。英華書院後來轉變為一所中學，並配合香港教育的需要，發展成為一所出色的學府。

理雅各牧師是倫敦會的傳教士，來港之初致力教育和傳道，為信主的華人施洗，在一八四三年建立了愉寧堂（今日的香港佑寧堂）及推動華人教會「英華書院公會」的成立。他是一名出色的教育家和漢學家，曾協助香港政府進行教育規畫，晚年回到英國後在牛津大學擔任中文教授。「英華書院公會」不斷發展，信徒漸增，一八六二年成立華人自理會，至一八八六年組道濟會堂，一九二一年加入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五年後在般含道現址建成新堂，正名為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是香港歷史中最早的華人教會。

新界傳道

十九世紀末，道濟會堂與倫敦會及愉寧堂共創新界傳道會，差遣傳教士威禮士牧師及華人宣教師黃述芳等，到當時仍是偏遠荒蕪的新界及離島各區傳福音。今天本會在新界及離島的堂會，如元朗堂、全完堂、屯門堂、大埔堂、上水堂、長洲堂、雅各堂等，就是當時所建立的。

醫療事工

至於醫療事工，倫敦會曾先後於一八四三年及一八八七年，開設香港醫務傳教會醫院，及雅麗氏利濟醫院兼創辦香港西醫書院，把西方醫學及醫療技術引進香港。國父孫中山就是在香港西醫書院受造就，並且受洗於本會公理堂，成為基督徒。香港醫務傳教會醫院於一八五三年因無人接任而關閉，至於雅麗氏利濟醫院，就是今天位於大埔的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而香港西醫書院則隨香港大學之成立，合併入大學之內。

<http://www.christianweekly.net/2014/ta2022643.htm>

(三)透過學校傳道服務的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返回目錄](#))

第 2602 期 (2014 年 7 月 6 日) © 香港教會巡禮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下稱區會)是香港主要辦學團體之一,區會辦學是因應社會需要,並配合政府的教育政策,為香港提供不同類型的教育服務,在學校裏作傳道與服務。

早期的辦學

上世紀五十年代以前,香港仍是廣東協會下第六區會,當時本會的學校主要有兩類,其一是以教育為主導,由西差會及傳教士創辦的學校,包括由倫敦會在香港開辦的英華書院及英華女學校,在廣州有由長老會傳教士分別開辦的真光書院、培英中學、協和幼稚園和幼稚園師範班等;這些學府在當時扮演了教育先導的角色,不但給華人帶來西方知識,開闊他們的視野,同時也把嶄新的教育理念帶來南中國,例如真光與女英華,便開創了中國女子教育的先河,協和則為中國華南幼兒教育的先驅。另一類學校是在香港的堂會或福音堂設立的識字班、私塾或義學等,因為當時教育還未普及,目的為貧苦大眾提供基礎教育。這些學校,有的至今已成具規模的小學,包括元朗真光小學、全完第一及第二小學、拔臣小學、大澳小學,是當年在新界及離島建立的區會直屬小學。

辦學的歷史與發展

五十年代的香港正值戰後社會復原,移居香港家庭不斷,適齡學童激增,但民生匱乏,百業待興,房屋、醫療、教育、社會福利等配套明顯不足。當時區會為回應嚴重的失學問題,就支持政府發展教育,一方面重建新界的直屬小學校舍,改善學校環境,提高教育水平;又在竹園、黃大仙、大窩口、大坑東等人口稠密的徙置區內,開辦識字班、天台學校及初級小學,收容逾千失學兒童。一九五九年,區會在市區開辦第一所直屬的政府津貼小學:黃大仙的基聯小學,此後十年間,陸續開辦深水埗的基真小學、彩虹邨的基華小學、觀塘的基法小學、筲箕灣的基灣小學及慈雲山的基慈小學等。

此外,由六十年代開始,區會有計畫地推展中學教育,開辦政府津貼的文法中學、實用中學和工業中學等。屯門的何福堂書院就是一九六三年落成的區會第一所直屬中學,其後陸續開辦有銘賢書院、銘基書院及協和書院。七十年代,因應社會需要,又開辦幼稚園、職業先修學校、特殊學校及夜中學。

八十年代以後,政府教育政策有所改變,加上各區已建學校漸趨飽和,區會興建新校的工作漸漸放緩,但仍按社會實際處境及教育需要作出隨時回應。因此,區會開辦了高中書院,並配合政策實行各項教育模式,包括一條龍直資教育和夜間成人教育,及為屬下學校成立法團校董會。近年,為加強各校的領導與管理,以優化辦學素質,區會積極為各校中層人員及法團校董會成員提供不同的培訓。由二零一零年起正式開展校牧事工計畫,最終達至所有直屬學校均設立校牧事工,栽培全人成長,實踐傳道服務宗旨。

辦學理念

區會於辦學之初,已確定「透過學校,傳道服務」為辦學目的,首任總幹事汪彼得牧師在一九六六年發表的文件《本區會十年發展計劃》中說明:「透過學校傳道服務,接觸的面比較專靠一間聖堂為廣,全體教師學生和家長均為傳道對象……我們並不強求入教人數增加,但求擴大影響,主要目的在乎透過學校栽培青年成為良好公民……」。

區會的《辦學使命》(1998)文件表明:「我們相信培育下一代是上帝交託我們的使命,也是回應社會的實際需要……以基督教訓,有教無類的教育原則,使青少年都能享有平等機會接受優質教育」。在《辦學願景、使命宣言、核心價值》(2003年)文件重申:「我們以『並肩培育豐盛生命,攜手見證基督大愛』為辦學願景,並奉行全人教育的教育哲學,透過愛心關懷、有教無類、積極進取、勇於承擔的核心價值,達致提供優質教育,啟發學生潛能,分享整全福音;培育學生成為良好公民,回饋社會,貢獻國家的使命」。

直至二零一二年,區會屬下共有直屬中學二十間、有關中學六間、直屬小學二十一間、有關小學二間、直屬幼稚園六所、有關幼稚園一所、夜中學一間,聯同堂會辦的二十三所學校,共有八十間學校,學生人數超過四萬。區會將繼續秉承一貫的傳道服務宗旨,推動堂、校、服務三方合作,使學生、家長、老師得蒙基督大愛,享有豐盛生命。

<http://www.christianweekly.net/2014/ta2022672.htm>

關心社會從來都是教會使命中的一部份，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下稱區會）也不例外。從扶助貧困無依、滿足飢渴心靈，到關注民生需要、參與社會建設，甚至走進時代洪流，就社會議題表達教會立場，從創會至今，近百年來走過的每一步，區會所進行的每一項事工和行動，都是實踐主吩咐的使命。

福利救濟與社會建設

區會早年開辦社會服務，乃因應當時社會需要。包括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人口稠密區域開辦服務中心，如黃大仙福利中心、竹園家庭福利院、大坑西兒童院、大坑東兒童會、汽車機械訓練班、大窩口福利中心、荃灣基督教服務社、基雲福利中心、全完診療所及上水留產所等，服事對象包括兒童、婦女、工人及貧苦大眾，提供基本生活物品、文娛康樂、基本醫療、家庭計畫指導及衛生常識、兒童營養餐及開設各類學習班，如識字、手工、技能訓練及維修汽車等，讓人得一技之長以謀生，他日有能力貢獻社會。另外，區會亦曾於屬下學校推行學生保健計畫及培育兒童計畫（學額援助），每年受惠學童逾千。至七十年代又於上水及大澳地區設青年中心，讓青少年餘暇能有身心健康活動。

服事香港家庭，關懷全人需要

至九十年代末，區會關注到香港家庭問題日益嚴重，遂於一九九九年成立家庭支援服務中心，以整個家庭為服事單位，提供個案輔導、輔導訓練、婚姻及家庭輔導訓練等，每年服務約五千人；同年，因全球經濟低迷，不少基層家庭深受影響，區會遂設社會服務部特別專款，協助堂校中遇有經濟困難、失業或緊急需要的弟兄姊妹。二零零三年自資開辦家情軒服務中心，服事屯門、元朗及天水圍區基層家庭學生，提供課後功課輔導、義工訓練、自信心訓練及其他社交技巧訓練，每年服務人次逾九萬人。二零零二年及二零零四年分別設立學校支援服務和開辦臨床心理服務，前者主要支援及督導學校社工，為學生及家長提供全方位輔導及課後支援服務，包括讀寫障礙訓練及家長親職訓練等，每年服務人次達一萬六千人；後者由臨床心理學家主理，主要支援學校，服務有需要的個案及舉辦不同類型的小組或培訓，又為公眾提供個人輔導、智力評估、性格評估等服務，每年服務人次達七百人。

透過服務，我們把基督的恩典分享給有需要的人，藉與堂校合作，把天父的愛帶進社會大眾之中。

回應民生與社會事務

九十年代開始，正值香港回歸時，區會分別發表了幾份文件，重申本會對社會的關心與承擔。一九九八年的《特區時代使命宣言》表明：「我們立志，與港人共渡時艱，建設社會；發出先知的聲音，監察政府，共同尋求一個公義、友愛及和平的社會，見證上主的慈愛與公義。……我們立志，與社會上貧窮的、邊緣的和失去盼望的人同行，承擔僕人的責任，服事人羣，宣告上主救贖信息。」

二零零三年區會神學牧職部成立社會關注小組，積極就民生及社會議題作神學反省，發表聲明，表達立場。過去，先後就《基本法》第廿三條立法、香港政制發展、人大釋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及前《明報》總編輯劉進圖先生遇襲事件等，表達強烈的關注和回應。此外，亦舉辦座談會，鼓勵教牧同工從中學習，當中有二零零三年「沙士」後舉辦「後『沙士』期教會社關之路何去何從？」座談會，二零一二年就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舉辦數次聚會，讓堂校成員交流，深入研討。

主內一家，動員分享

其實，社會上要關懷的事何其多，單憑區會能力實在有限，加上上述所開辦的社會服務沒有接受政府資助，因此，過去在資源匱乏的年代，區會全靠海外教會撥款，並向堂校成員募捐。近年推出慈愛券來籌款，除作支持各種社會服務的經費，藉此培養信徒對社會事務的關心。近年間，陸續有堂會接棒，自辦社區服務，服事幼兒、青少年及長者。亦有堂會推行青少年奮進向上計畫，資助區會中學基層家庭學生自訂奮進計畫，發揮潛能，積極向上。必須一提，區會數十年來每年設分享主日，鼓勵會友捐獻支持內地貧困地區及普世教會援助項目，實行五餅二魚的分享精神。

社會關懷從來不是一條單程路，施與受不會永遠各站一方。從前區會需要依靠外地教會資助，今天區會不單已經自靠，更能以分享的心回應本地社會的需要，並把主賜的豐盛帶給世界其他地區。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下稱區會）是一個本色化聯合教會，雖然紮根於中國土壤，但絕不排除外。區會秉承教會的普世合一精神，自創會開始一直願意向所有教會和合一組織開放，並保持緊密聯繫，建立伙伴關係，彼此同心合力，分享資源，以聯合行動推動合一見證，一起致力實踐宣教使命。

積極參與本地及國際性教會聯合組織

二十世紀初，區會堂會已參與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的創辦，到五十年代，又聯同香港的主要宗派教會及基督教機構成立香港基督教協進會。七十年代初，區會曾與兩個本地主流宗派教會商議成立香港聯合教會，進一步推動教會合一運動。普世教會方面，區會成為亞洲基督教議會（Christian Conference of Asia, CCA）及普世教會協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WCC）的會員教會，到目前為止，是普世教會協會唯一的香港正式會員。一九七七年又成為由倫敦傳道會改組後之世界傳道會（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CWM）創會會員，以及世界改革宗（World Communion of Reformed Churches, WCRC）和世界循道衛理宗協會（World Methodist Council, WMC）的會員。

區會作為這些教會合一組織的成員，一直以來積極支持各會的事工，每年都派出代表出席所召開的各項會議，包括會員大會、事工會議、神學研討會或宣教活動等。此外，本會領袖更曾多次被委任為這些組織的要員。如汪彼得牧師曾任香港基督教協進會主席多年，先後在亞洲基督教議會及世界傳道會擔任要職；李清詞牧師曾先後擔任普世教會協會中央委員及世界傳道會宣教教育幹事；劉治平牧師曾任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總幹事；郭乃弘牧師曾任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總幹事；翁珏光牧師曾任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副主席；陸輝牧師曾任香港基督教協進會書記、副主席及世界傳道會東亞區區域代表；蘇成溢牧師先後任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總幹事及副主席，以及世界傳道會東亞區司庫及全球司庫；蒲錦昌牧師現任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總幹事及亞洲基督教議會執行委員；張亦農牧師曾任亞洲基督教議會總管委員等。

主內一家分享人才促進教會發展

多年來，區會派出牧師、宣教師、校長、信徒和婦女領袖、以及青年代表等，出席各類本地和國際性教會聚會，一方面是培訓教會人才，使他們在不同學習領域中得着成長，能有寬闊視野和合一的精神，另一方面又以教會一家的精神，與人分享人才，促進教會發展。

近年的活動有二零零九年，區會婦女小組透過世界傳道會東亞區教會網絡，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協助下，以「環保」為題，探訪了台灣多個環保團體，汲取不少寶貴經驗。事後有參加者撰文分享：「原來環保很易做到，只要留意身邊小事，改變一下生活習慣就有好大效益……推動環保由自己做起，如垃圾分類和資源回收，花灑淋浴代替浸浴，節約用水、電、紙，外出自備餐具、購物袋，重用膠袋等。」其後，婦女小組更帶着學習成果，為區會小學主領環保週會。二零一二年，區會派出吳家聰宣教師參與世界傳道會東亞區青年事工主辦之「我愛緬甸」宣教訓練營，在營中擔任導師，跟緬甸教會青年信徒、神學生及牧者探討「性別公義」議題。吳宣教師事後分享，此行使她對緬甸社會和教會中仍普遍存在男尊女卑的狀況加深了認識，更對性別公義議題有所更新和整合。二零一四年，區會派出兩位宣教師馮天聰及李淑儀，前往東京出席世界改革宗東北亞區會議，他們就大會主題「和平與復和」進行了神學反思，意識到真正的和平要和公義並行，兩者不能分開，教會在努力做個和平之子時，亦需提倡公義彰顯。

區會本着主內一家精神派員參與世界各地教會工作和活動，全因自創會以來的合一和分享精神。我們相信，教會透過互相合作，無分你我共同推動聖工，是聖經的教導。此外，本會信徒藉着參與認識世界各國教會代表，學習放眼世界，又在跟不同國家及文化的信徒交流時，了解各種社會處境下的信仰體驗，擴闊和深化視野及信仰。

(六)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與合一非一律的教會模式 ([返回目錄](#))

第 2605 期 (2014 年 7 月 27 日) ◎ 香港教會巡禮

中華基督教會是二十世紀由十多個當時在華的宗派教會及基督教差會組成的聯合教會，目的為要在中華大地建立一個屬於基督的合一教會。因這歷史因素，個別堂會有着不盡相同的教會傳統與背景，教政亦非一律。

結合長老宗與公理宗的教會體制

中華基督教會創會時有長老會、公理會和倫敦會，及後加入的有美瑞丹會（播道會）、同寅會、英國浸禮會、加拿大聯合教會（有衛理公會成員）、美道會、美以美會、北京自立教會、中華行道會（瑞典宣教會）等。由於中華基督教會是以教會聯合為宗旨，她一直以寬大胸襟、互相尊重、注重大體和合一非一律等四大原則，推動一種求同存異的包容性聯合。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區會）是兩級制的教會，即區會和堂會。堂會的體制並非一律，有的堂會分別設有執事會和執委會，執事會由牧師、宣教師和執事組成，牧師任主席；執委會由教友選舉之執行委員組成，平信徒任主席，反映了長老宗和公理宗並行的特性。區會的體制是長老宗和公理宗的結合，除全體牧師為區會當然成員，反映由牧師領導的長老宗傳統外，又設有堂會及機構代表參與區會，表明公理宗體制也包含其中。六十多年來，區會的五任總幹事一直由牧師擔任，對內領導區會發展，對外代表教會；區會主席則先後由平信徒或牧師擔任，主持會議的進行。

堂名與堂會選址反映教會背景與事工特色

區會各堂在體制上不盡相同，可從各堂堂名或其所處地域，窺見當中的傳統或成立背景。如公理堂是由美國公理會差會創立，長老堂是源自美國長老會背景。另一方面，在區會逾七十間堂會中，接近二十間是座堂教會，當中大部份建於一九四零年前後，大多是倫敦會在香港、九龍以及新界及離島創立的堂會，包括港島的合一堂香港堂、灣仔堂、聖光堂及九龍區的深愛堂，另有由新界傳道會在元朗、沙埔、荃灣、屯門、大埔、林村、上水、長洲、大澳、南丫島和梅窩建立的教會，這些堂會多以座落之區域命名。

區會共有四間地方語言堂會，都是於二次大戰前後，由國內各地來港避難的中華基督教會友成立的，這些堂會全是長老會傳統的，包括海南堂（海南語）、香港閩南堂（閩南語）、國語堂（國語）及嶺東堂（潮語）。目前除嶺東堂已全面改用粵語崇拜，其餘三間堂會仍繼續以地方語言、或配以粵語進行崇拜和聚會。

除了倫敦會、公理會和長老會背景的堂會，區會又於六十年代開始推行堂校共建計畫，在新建的區會學校同步興建教堂，開創堂校合作推動傳道服務的模式。早期堂校共建的包括在黃大仙區的基協中學和錦江紀念禮拜堂，觀塘區的基法小學和梁發紀念禮拜堂，這兩間堂會的名稱，是分別紀念第一位殉道的中國基督徒車錦江及第一位中國宣教師梁發而命名。其他還有在筲箕灣區的基灣小學和基灣堂，石硤尾區的銘賢書院和深愛堂，彩虹邨區共建的基華小學和嶺東堂，及在深水埗區接辦共建的基真小學和基真堂。

八十年代後，區會陸續推行堂會與學校合作發展福音工作，及進行校內植堂，初期由堂會派出教牧同工進入學校推行福音事工，後期在校內設立堂址並於主日在學校禮堂舉行主日崇拜。這些堂會繼有基富堂、傳恩堂、青衣全完堂、基愛堂、天約堂、基道旺角堂、紅磡基道堂、協和堂、馬灣基慧堂、英華堂、油塘梁發紀念禮拜堂、大角咀基全堂、望覺協和堂及基順愛的家等。二零一四年九月，將有兩所新的校內植堂，分別在粉嶺的基新中學及元朗的基元中學內成立。

宣教與差傳事工各有特色

區會堂會在本地宣教與推動差傳事工方面，各採不同的事工模式。如早期有公理堂於內地及香港以人力及經濟援助模式，建立了七所支堂，現時在港的兩所支堂，即基灣堂及望覺堂是完全自養的獨立堂會。目前公理堂有禮頓道及必列啫士街兩所堂會，兩堂只有一個堂會，宣教與差傳是兩堂的聯合性事工。合一堂早年與倫敦會及佑寧堂共同成立新界傳道會，積極參與新界及離島佈道工作，成立了新界及離島區堂會，合一堂另有份參與澳門傳道會，協助志道堂成立。合一堂其後陸續在九龍、港島及新界購地興建教會，即合一堂九龍堂、合一堂北角堂和合一堂馬鞍山堂，另在北角區設港運城佈道堂。灣仔堂則於六十年代開始推動植堂及城市宣教，輾轉建立堂會逾十六間，各堂自養後組織獨立，自行管理會務，但眾堂會聯合組織竹居台協會，大力支持往外宣教。

<http://www.christianweekly.net/2014/ta2022766.htm>

[信道得福 —從崇真會歷史之始說起](#) 第 2590 期 (2014 年 4 月 13 日) ◎ 香港教會巡禮 ◎ 王福義

[上帝眷佑客家人—
筲箕灣崇真堂和南華莆崇真堂](#) 第 2591 期 (2014 年 4 月 20 日) ◎ 香港教會巡禮 ◎ 朱永生、林貴才

[巴色差會崇真情](#) 第 2592 期 (2014 年 4 月 27 日) ◎ 香港教會巡禮 ◎ 張愛思

[上帝的救恩與社會服務](#) 第 2593 期 (2014 年 5 月 4 日) ◎ 香港教會巡禮 ◎ 潘少鳳

[百年上帝恩—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傳道興學](#) 第 2594 期 (2014 年 5 月 11 日) ◎ 香港教會巡禮 ◎ 張文彪

信道得福 —從崇真會歷史之始說起 ([返回目錄](#))

第 2590 期 (2014 年 4 月 13 日) ◎ 香港教會巡禮 ◎ 王福義

《使徒行傳》又稱為「聖靈行傳」，因為使徒的傳福音行動，全都是聖靈的召喚、吩咐和帶領，當時的使徒只是遵照聖靈的差遣而作。他們甚至不知道自己所做的究竟對後世有多大影響。使徒們殉道時，他們只知道人生就是服從聖靈的帶領，在那時候播下福音種子，至於甚麼時候生長，那就不是他們看得到了。但聖靈卻知道，也是祂叫種子成長、開花和結果。我們重述一段香港的基督教歷史，其實是同時見證聖靈在香港的行傳。

今期開始連續五期是香港崇真會的巡禮。崇真會在香港的發展，實在是上帝的工作，上帝怎樣差派郭士立牧師來華，又怎樣引導郭士立將華南分為四個語區，而巴色差會怎樣在客家人中間傳教，以致在香港奠下基礎，日後建立香港崇真會。

香港崇真會有一個特別之處，是聖靈引導我們開始時主要就在香港傳教，而不是先在內地，而後於一九四九年前南來香港。香港崇真會是在百多年前先在香港，後北上潮汕和客家地區，至一九四九年之後，就重新集中在香港工作。所以，二零一四年是香港崇真會一百六十七週年的紀念。

欲漢人信道得福

崇真會在香港之建立與發展，始於巴色差會來華宣教。一八二九年，郭士立牧師 (K.F.A. Gutzlaff 1803—1851) 從事自由傳道工作，並專向華人傳道。一八四四年二月十四日於香港創立「福漢會」(The Chinese Union)，意即「欲漢人信道得福」，計畫訓練華人傳道。會務日漸發達，他便函請德國和瑞士兩國的差會，注意中國的傳道事業，並派遣教士來華，協助福漢會工作。他常常寫信到歐洲，引起不少熱心信徒關注來華宣教工作。一八四六年五月，巴色差會決定派遣韓山明牧師 (Theodore Hamberg 1819—1854) 和黎力基牧師 (Rudolph Lechler 1824—1908) 來華。他們在一八四七年三月十九日抵達香港。

兩位牧師於一八四六年十一月起程，聯同禮賢會之柯士德、葉納清等由法國馬賽港乘汽船，經亞歷山大、紅海、孟買，再轉乘帆船經印尼和新畿內亞，於一八四七年三月十九日抵達香港。到埠後，在郭士立安排下學習中文，改穿華服和留髮辮，每天學習漢字三百個，來港後第一週便與中國傳道士出外，聽他們講道、觀察怎樣與中國人來往。當時郭士立把廣東省分為四區。葉、柯兩位牧師負責粵語區，黎力基負責潮語區，韓山明則負責客語區。因此，韓山明被稱為「客族傳教士之先鋒」。

客族教會開山祖

一八四七年冬，韓、黎兩位牧師同赴淡水工作，中途遭賊劫，財物盡失，同行華人被殺。韓山明折回香港，學習客語並編輯《客語德文字典》。一八四八年夏，他往沙頭角租屋傳道，在客家地方設立學校和神學訓練班，又分派藥物醫治病人。同時，因郭士立返歐，他暫代郭氏擔任福漢會之工作，並對郭氏宣教策略提出意見。由一八五一年起，韓山明脫離福漢會，巴色差會開始自行宣教工作。一八五一年，他在香港上環街市鄰近之地方「掘斷龍」，以八十五元購得兩所房屋，設立巴色差會客語禮拜堂，二月九日開幕，有客家男性四十位，女性二十位到會。四月十三日便舉行第一次洗禮。受洗者有江大賓、張廣鵬、張復興等人。故韓山明又被稱為「客族教會開山祖」。一八五四年五月十三日，韓氏得痢疾而病逝。韓山明牧師來華工作七載，建立客家教會的基礎，直至一九四七年，客家教會在華南數目達一百六十七間，韓山明牧師功不可沒。

潮汕佈道先鋒

黎力基初到香港，隨郭士立學習潮語，成為「潮汕佈道先鋒」。一八四七年十一月，與潮人亞愛乘船抵海豐、陸豐，入潮汕地區傳道。在一八四七年至一八五二年間，因受制於清廷禁教，他曾七次入潮人居住地區，但都被驅逐毆辱，幾乎喪命。自一八五二年十二月，他被潮州府尹下令離境。他與韓山明及韋永福便決定改變宣教對象，在客家地區三人共同工作。奠定巴色差會在華專以客族為傳教對象。據一八五五年中國教會事業的調查統計，在中國二十一個差會中，巴色差會會友是首屈一指的共二百零五人。

當時巴色差會以香港為根據地，一八六一年，於西營盤九十七號地段，建差會樓宇。六年後，於西營盤第三街，建

築教堂，為香港首間客家教會，即今日的崇真會救恩堂。一九零八年三月二十九日，黎力基牧師病逝。他在中國的潮語地方和客族地區建立基督教會的基礎，與韓山明牧師同為巴色差會來華宣教之先驅。

至今，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在港已建立教會二十六間、中學六間、小學四間、幼稚園十二間。另有社會服務單位服務長者、青少年及家庭。崇真會承先賢之宣教精神，在港繼續努力，見證上帝恩典的豐盛。

在百多年的歲月裏，上帝牽着崇真會穿梭於動盪不安的時代，經歷無數變化。由幾位忠心僕人開始，將救恩從歐洲帶到中國。至後來的百多位忠心宣教士接續傳福音之棒，可見上帝確實愛客家人。崇真會也懷着客家人的刻苦和堅毅不屈的精神，默默耕耘，雖然步伐時快時慢，但上帝仍然帶着崇真會走過更多的歲月，見證祂是掌管歷史的上帝。

<http://www.christianweekly.net/2014/ta2022303.htm>

上帝眷佑客家人一

筲箕灣崇真堂和南華莆崇真堂（[返回目錄](#)）

第 2591 期（2014 年 4 月 20 日）◎ 香港教會巡禮 ◎ 朱永生、林貴才

巴色差會宣教士來華，以客家人為福音對象，故此崇真會早期的信徒都以客家人為主。至於聚會的地點也因應客家人聚居於偏遠地區而設立，包括西貢十四鄉、黃宜洲，粉嶺的崇謙堂村等地，也有因應信徒的工作地點而建立，就好像今期介紹兩間崇真會的堂會—筲箕灣崇真堂和南華莆崇真堂便是一例。

筲箕灣原是漁民避風之港灣，亦為客家人士叢聚之區。客家人多從事畜牧、種植、建造業，也有不少客家人在山上採礦為生。巴色差會於一八五二年建立第一所巴色會客語禮拜堂（即本會救恩堂前身），筲箕灣的客家信徒已徒步由筲箕灣前往西營盤守禮拜及受洗。後巴色差會獲香港政府批出筲箕灣 138 地段，差會撥款資助建堂，筲箕灣信徒黃長伯、黃三伯、黃四伯、黃七伯、黃運伯、黃木伯等石礦工人及其他教友，合力於一八六二年建成禮拜堂及傳道人住所，稱為巴色屋，路段乃命名為巴色道，當時教會地址為巴色道一至四號。一九三三年本堂重建聖堂，建成第二所禮拜堂，於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舉行開幕禮。

本堂於一九四一年一月一日實行自治、自養、自傳方針，經濟及堂會要務完全自理。惜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香港於二次世界大戰中淪陷，本堂堂舍遭炸彈炸穿損毀，後更被日軍佔據為憲兵司令部，教會聚會被逼停止，檔案文獻失散，幸得數位忠心教友據守本堂，盡力保護產權及教堂建築物。一九四五年戰事結束，香港重光，教友陸續遷回本區居住。後本堂教堂及學校建築物兩次遭遇鄰近之政府軍部火藥庫及建築公司火藥庫發生大爆炸波及，蒙主保守，只是建築物輕微損毀，教友及學校師生皆無受傷。本堂於一九七七年因人數增長，禮拜堂地方不敷應用，議決籌建第三所禮拜堂。一九八四年新堂落成，造價五百多萬，全由本堂弟兄姊妹籌措。

本堂於二零一二年歡慶一百五十週年堂慶，感謝上帝多年來恩典蔭庇，讓教會不斷成長蛻變：從「客語教會」轉化為「香港教會」、積極興辦包括中、小、幼等各年齡層的教育事業、推行小組化牧養、經歷禱告服事更新、開辦「啟發課程」傳揚福音、實踐「簡約教會」理念。「你們要為那城求平安，為那城禱告耶和華；因為那城得平安，你們也隨着得平安。」（耶二十九 7 下）上帝讓本堂座落於筲箕灣，讓我們見證她由一個小漁村發展成為現代社區，隨着歷史巨輪轉動，我們看見這個社區不斷轉變，當中充滿挑戰及機遇。本堂將堅持按聖靈引導，作切合時代的牧養、教導、見證及服事之職分。

朱永生（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副總牧，筲箕灣崇真堂堂主任牧師）

剛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南華莆崇真堂舉行「福音恩澤南華莆村一百週年感恩崇拜」，這感恩崇拜足見上帝在南華莆村的恩典。追本溯源，南華莆堂的建立有賴一九一二年南華莆村林柏如（他們稱呼他為「柏如公」）信奉耶穌基督後的工作。當時崇真會崇謙堂傳道人張和彬先生開始在南華莆村傳福音，當時任職村長的柏如公便帶領全村居民歸信基督，後來更與村民興建崇真堂。這村位僻處一隅，經濟條件落後，但村民對信奉耶穌基督的心志令人雀躍。記得少時聽到叔父輩說，當時柏如公帶領村民在一段短時間內信主，所有村民將家裏的偶像、牌匾全部燒毀，以示不拜偶像的心，成為佳話。

當然，村民信主後也有軟弱的時候，由於南華莆村位處偏僻，而且早期燈火不多，偶然見到燈火也令村民感到恐慌，偶然也聽到「鬼聲鬼氣」，每當遇見這些情況，柏如公都召集村民前往尋找燈火來源，因他說現在已有主耶穌在我們村裏，不怕鬼魔。村民見到村長如此信心堅定，也都毫不懼怕。

南華莆村屬於林村範圍，全村大部分原居民均姓林，他們都同屬於一個祖先，因此南華莆堂大部分的執事、會友均姓林，對於現今教會的會友組成而言，這也是一個有趣的現象。但「教會是我家」這個概念對於我們南華莆堂的弟兄姊妹而言，實在不難理解。

早期因村民大多移民或到城市工作，村內人口下降令堂會的發展裹足不前，故此在過去數十年由百多人聚會，至今已不能同日而語。但上帝的恩典仍然與我們同在，隨着城市的擠迫，城市人又從城市回流鄉村，盼望堂會繼續持守耶穌基督的福音，在村內發光發熱，讓新搬進來的居民能認識上帝的救恩。

至於南華莆堂的建成，除有賴村民的愛心外，近年維修繕工作也有賴本村福利會的協助。以前建立的堂舍因日久失修，漏水、電錶、白蟻蛀食等問題，若單靠堂會自行籌款維修，實在是幻想。感謝上帝的供應，因白蟻蛀食嚴重，天花屋頂隨時有傾倒危機，當時本村的福利會得悉此事後，願意支付本堂重建費用，就這樣，教會重建的計畫便展開，今天的堂舍已修繕完善，若不是上帝看守和供應，實在無法想像。願意獻上最大的讚美，榮耀歸予天父。

客家人聚居而成村是本土文化的特色，上帝透過祂的僕人進到這些村裏，尋找失喪的人，就如像主耶穌當日進到村落醫治、傳講上帝的救恩，並教導及關懷各樣的人，可見宣教士和今天信徒也是繼續上帝的工作，聖靈帶着他們傳福音

繼續耶穌基督的使命，願上帝繼續帶領崇真會走進人羣，分享上帝的福音。

林貴才（南華莆崇真堂長老）口述

<http://www.christianweekly.net/2014/ta2022337.htm>

巴色差會崇真情（[返回目錄](#)）

第 2592 期（2014 年 4 月 27 日）◎ 香港教會巡禮 ◎ 張愛思

巴色差會自一八四七年起至今已差派二百零二位宣教士來華。每位宣教士所經歷的痛苦和掙扎，若不是上帝的安慰，這麼艱鉅的工作怎能完成呢？今期我們藉着介紹四位巴色差會同工的生命見證，來分享差會與本會的感情之餘，也藉着宣教士的心志重申上帝的救恩是向萬民的，今天宣教士所作的，也是具體實踐基督的大使命。

宣教士先鋒—韓山明牧師（Rev. Theodore Hamberg）、

黎力基牧師（Rev. Rudolph Lechler）

創立崇真會的韓山明牧師於一八四七年三月十九日與黎力基牧師抵港。期間建立了崇真會第一所堂會—救恩堂，也曾到內地傳教。他盡心竭力牧養弟兄姊妹，在華七年因心臟病而逝世，享年三十五歲。其妻子傷心欲絕，當時她寫信給她的朋友說：「惟有擊打我的上帝，能醫治我深重的傷口。我現在還能神智清明，握管作書，這實在是上帝在我身上所施行的神蹟……願上帝守護我，使我不致失望！我若能夠確信：這一切的事情，完全出於上帝的旨意，我的心便將復歸於寧靜。上帝的計畫對我們雖如此隱藏，但祂的旨意到底是善美的。」韓師母於一八五四年七月九日最後一次登上快活谷墳崗，翌日便登船回國。可憐的是，在航行回國的海上，長子夭折離她而去。回國後兩天，幼子因霍亂離開人世，韓師母則再過四天也離開這傷心的土地。

黎力基牧師來華六年後寫給差會的信這樣說：「我曾在土匪的刀劍下逃生，我曾遭遇過海盜的炮轟；我遇過船壞，大海的波浪淹沒了我的頭；我曾與大麻瘋的同住，與他一同飲食；我曾患過重病，受過極深的痛苦；我多次被人驅逐，過着漂泊的生活；在艱難的時期中，我的同伴離棄我；但這一切臨到我身上，我都不以為遭遇奇異的事。」一九零八年黎牧師患病彌留之際，口中不斷說：「現在我們要回去！」黎師母在病榻側細聲問他：「回到那裏？」他說：「回中國去！」「回香港去！」「回坪塘去！」

巴色差會選派的宣教士都盡心竭力地事奉上帝，縱然客觀環境是惡劣的，但宣教心志從不消滅，也因為差會對華宣教的堅定，以致崇真會從最初便得到差會很大的幫助，無論是人力、物力甚至財力，差會都毫不吝嗇地支持本會。

從開始至今已一百六十七年，差會派來的宣教士，來自不同職業，其中包括牧師、傳道、教師、社工及醫護人員等。宣教士來到香港，都積極參與本會的各樣工作，包括協助本會開辦幼兒教育工作，參與教學和策畫，提升六十至七十年代的教育工作。也有不少宣教士在本會中小學擔任宗教主任，為本會學校提供校牧的支援和宗教科教學工作。早期香港的醫療設施缺乏，特別是住在偏僻的村落的客家人，醫療服務對他們十分重要。再加上缺乏公共衛生常識，護士宣教士親身到各村擔任醫護工作外，也要教導他們如何保持身體健康，社區清潔等，這些對貧窮的村民十分重要。此外，五、六十年代，大量移民從中國湧入香港，在社會資源匱乏的情況下，巴色差會參與了不少救濟工作，例如派米派奶粉便是當時最需要的工作。

後來，差會派宣教士的工作已不再是醫療和救濟，因為香港經濟和醫療環境已有很大的改善。相反在經濟起飛的七十至八十年代，工人事工和監獄福音工作開始受到差會的重視，於是差會委派特定事工的宣教士來華負責。這種具眼光的服事策略，讓本港的工人和囚犯得到很大的支援。

現今在港的差會宣教士

工人牧師—陸漢思牧師（Rev. Hans Lutz）

陸牧師來華已四十五年，按他所說，差會在他來港前已指定了他的事奉崗位—協助推動工人的福音工作。六十年代初，香港有不少工廠，陸牧師當年也進入觀塘一間工廠工作一年，了解香港的工人生活，那些日子依然記憶猶新。到後期香港很多工廠北移，香港工業轉型至服務業，工人數量大幅下降。當時本會薛磐基會長邀請陸牧師加入基督教協進會，參與更多前線的工作。很多認識陸牧師的工人都會認同—陸牧師外表是典型的歐洲人，但手裏的工作卻全是亞洲事，心裏記掛的全都是工人的事。

監獄牧師—白德培牧師（Rev. Dr. Tobias Brandnar）

白牧師於一九九六年帶同太太來港，接手另一位出色的巴色差會監獄事工何慕義姑娘的棒。驟眼看白牧師官仔骨，怎樣也想不到原來他對監獄事工甚有負擔，在他來港前已在瑞士參與監獄福音工作，是有豐富經驗的監獄牧師。白牧師每週定期前往不同監獄探訪囚友，分享福音和生命。除了監獄事工外，白牧師亦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的教授，這也是差會安排的工作，一個既在前線亦在後方的牧師，是很多牧者的典範。

巴色差會或現時稱為使命 21（Mission 21）是本會的根，也是本會的同行者，陪着崇真會走過百多年的歲月。差會過去對華的宣教心，無懼風雨，全是聖靈的引導，上帝的祝福。這些宣教士的生命成為本會的動力，無論在任何環境繼續承傳這分宣教心志，讓救恩的棒藉我們傳開去。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 張愛思（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執行幹事）

<http://www.christianweekly.net/2014/ta2022366.htm>

耶穌說：「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約十 10)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社會服務部以「效主愛人，締造豐盛生命」為遠景，藉着服務走進社羣，以行動見證上帝的愛。

香港崇真會社會服務的發展

戰後的香港，社會資源匱乏，普羅大眾的生活艱苦，香港崇真會屬下的堂會在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期紛紛展開救濟工作，以基督的愛服務有需要的人士。一九五七年香港崇真會通過成立「香港崇真會救濟委員會」專責會內的救濟工作，於一九六零年救濟委員會建議增設慈善部，即今天的社會服務部。

六十年代，崇真會的社會服務以援助為主，包括派米、助學、提供醫療服務等，目的是改善市民的生活。七十年代香港社會漸趨穩定，兒童的教育及發展需要不斷增加，社會服務重點發展幼兒教育工作。八十年代香港的社會服務發展蓬勃，遂開展了長者中心、安老院舍及青少年服務。九十年代更藉籌款活動募集資源，開展非政府資助的服務計畫。及至二千年代，崇真會致力發展安老服務，以迎向老齡化社會，新增的服務包括第三齡學院及多元化的家居照顧服務等。近年，更設立家庭服務、輔導服務、臨床心理及教育心理服務，以回應社會上的家庭和個人需要。又拓展社會企業，以更靈活彈性的服務營運手法，面向社會的需要。

綜觀崇真會各項社會服務的發展，旨在關心及服務社會上有需要的社羣，且銳意力臻完善，提供既專業且優質的服務。

愛的同行 關顧生命

一直以來，上帝的愛是具體及實在的，崇真會既藉着提供專業的社會服務，服侍社會上有需要的社羣，以溫柔恩慈來安慰那些經歷困苦憂傷的、以愛心鼓勵那些心志軟弱膽喪的；並為那些生活條件不逮、資源匱乏的創造機會；同時又堅守上帝的召命，關心人的生命，並將救恩的訊息傳給所接觸的社羣，正如聖經的吩咐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可十六 15)

作為關心人的靈及生命的社會服務機構，崇真會的社會服務單位與崇真會的各個堂會有着緊密的合作，堂會的牧者、傳道同工和會友契合種種機會，為服務受眾舉辦佈道會、福音聚會、又教授聖經課、還以持續的禱告作承托和支持，讓服務受眾認識福音，感受上帝的愛和同在。這些年來崇真會為服務受眾所辦的佈道會、家長團契、查經小組、福音聚會、聖經班、聖經故事分享……等，是遵照上帝的差遣，為鄰舍作的工，是默默的耕耘撒種，惟有上帝叫福音種子萌芽生長，惟有上帝的靈使生命回轉；當中不少流淚決志的，在教會的懷中孕育成長，今天已回到服務裏，以生命為主作見證。

崇真會有部分服務單位與堂會共用一個場所，可說是相賴並存，當中的協作和溝通、彼此的尊重和互諒互助尤為重要！良好的伙伴關係締造基督內一家的文化和環境，亦為教會與社會服務的結合奠定基礎，為基督內的合一作見證。

崇真會為長者服務設有駐院的傳道同工，關顧頤養院、長者中心及家居照顧服務的各個受眾，藉着榻前慰問、家訪接觸、查經小組和崇拜聚會等，讓年邁的耆老得聞福音，甚至回轉過來，領受作為上帝兒女的福分，這是何等的美事！

為建構溝通的橋梁，崇真會選任各個堂會的長執及教牧擔任社會服務的執行委員會及管理委員會的委員，讓堂會的代表藉着參與認識社會服務的信念及運作，使能更明白及了解服務受眾的需要，進而支持各項服務的規畫及發展。近年崇真會發展的家庭服務及輔導服務均獲得堂會在提供處所及經費上的支持，再一次彰顯社會服務與教會事工的相輔相成關係。

助人助己 造就靈命

在關顧服務受眾的同時，崇真會同樣關顧社會服務部所有同工的靈命需要，藉着各服務單位的團契聚會及福音營活動；冀能砥礪同工在信仰上的追求，彼此溝通分享上帝的愛，從而造就同工的靈命成長。現時崇真會社會服務部約有半數同工為基督徒，弟兄姊妹熱切盼望透過福音活動將這寶貴的生命訊息與同工分享，又藉着在工作環境的生活見證，以合一的愛心和行為實踐基督的愛。如約翰壹書三章十六至十八節的教導：「主為我們捨命，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為愛；我們也當為弟兄捨命。凡有世上財物的，看見弟兄窮乏，卻塞住憐恤的心，愛神的心怎能存在他裏面呢？小子們哪！我們相愛，不要只在言語和舌頭上，總要在行為和誠實上。」

結語

基督教的信仰和社會服務的信念同樣重視人的價值，崇真會的社會服務肩負着愛人的使命提供適切社會需要的優質服務，更致力讓人的生命與上帝結連！盼望崇真會的社會服務滿有上帝的賜福和應許，並成為流通的管子，讓上帝的救恩進入社羣中！

潘少鳳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社會服務部總幹事)

中華基督教崇真會（原名巴色會）辦學歷史悠久，自一八四六年瑞士巴色會傳教士來華，在廣東沿岸傳道，設立教會開始，辦學同時是差會當時發展的工作，「傳道興學」亦成了本會一個優良傳統。按史料顯示，早在一八五零年代，在李朗地方已設立女子學校，也教導文盲。其後，教會在粵各地都開辦中、小學校，更有成績斐然的德文中學，全盛時候共有中小學校一百四十多所，另外亦開辦神學院及社關服務，例如醫院、心光盲女院，出版書籍等，事工可謂多元化。一九四九年後，工作仍有繼續，但地點已轉到香港。

早在一八五零年代，巴色會的傳教士在香港開始辦學，服務基層。按 G. Bickley 所寫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Hong Kong 1841-1897” 的記載，當時辦學的成績亦不錯，為當局所稱許。二次大戰後，巴色會將教會的權責陸續移交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在自主自理的新形勢下，教會仍然辦學，但側重點卻放在傳道之上，藉以增加會友，對教育本身的素質，各堂會關注不一，以致會出現一些不大理想的情況，例如教會與學校因權責不清，造成管理上的矛盾，亦曾有規定學校內非基督徒教師每月需將薪金的十分一捐給教會的情況。過去二十年，教會辦學的意識漸長，專才亦陸續出現，質素也有提升，政府當局亦將新校再三撥交本會開辦，到目前為止，已辦有六間中學、四間小學及十二間幼稚園。

近年，崇真會在辦學方面，希望能回歸聖經的教導，亦秉承先賢所立下的優良傳統，建立教會辦學的正确模式。早幾年，本會的教育部經滙合神學及教育理念，擬定出「辦學使命宣言」，詳細論述教會「傳道興學」的意義和兩者之間的關係，試圖將教會辦學這事工放在現代社會的情境中去考量。這份宣言經教會接納，成為辦學取向的指導文件。論到教會辦學，應以耶穌基督為榜樣，努力尋求屬校學子的全人發展和福祉，包括美好的學術成績，並要扶助弱小、為民請命，以現在的術語來說，即辦優質教育。

崇真會的教育部並非一中央集權組織，其功能主要是聯絡各堂會所辦的學校，促進聯校活動，同時亦鼓勵在屬校落實本會的辦學使命宣言。而在宣言的框架下，各校亦按本身的校情，發展自己的特色。過去十年，中學有發展成出色的英文中學的，也有知名的健康學校、校本課程的領導及自主學習的先驅。教育部會盡量舉辦或促成聯校的活動，藉以促進學校互相學習，希望屬會的學校能成為一個學習社羣，互相策勵提攜。同時，亦在中學校長中間建立經常聚首的習慣，藉以交換心得和資訊，互相扶持，朝向品質學習圈的模式邁進。這兩個新措施，是調動學校內部的資源及力量去自我改善，合符現在教育改革之道。另外，教育部亦開展教育輔助方面的服務，就如早兩年開始，崇真會向教育局成功申請了校本教育心理學家的服務，會向屬校及其他外會的中小學校提供有關服務，亦自資嘗試開辦幼稚園方面的教育心理學家的服務。雖然按教育局的編制來說，目前心理學家與服務學校的人手比例絕不理想，但聊勝於無，不過，此服務經驗讓崇真會多認識這方面的需要和資源及可與有關的專業人員攜手，一同向當局爭取合理的資源和人手。最近，本會亦獲教育局批出款項，讓屬下的中小學攜手進行改善學校行政的試驗計畫，以提升學校運作的效能。除教育服務外，教育部亦將屬會的社會服務部資源引入學校，例如臨床心理學家和社工的服務，希望能集多方的力量，去協助學校解決學生的問題。

除聯繫屬會學校外，崇真會教育部近年亦與其他基督教辦學團體聯繫，共同舉辦一些活動，去應對一些今日學校所遇到的共同問題。例如最近與其他四個基督教中小型的辦學團體合作，成功申請到優質教育基金撥款，進行一個涉及一百個副校長或高級老師的培訓計畫，希望計畫能為有關學校造就及儲備領導人才，對長遠發展有好處。剛開始的還有與不同基督教辦學團體關注近期性傾向的立法問題對基督教辦學的影響，希望可預早做好防備。

回顧過去百多年的發展，是上帝帶領着本會的教育事業，從過去走到今天，從差會走到自治，從個別走到團結，從平常走到優質，從本會走到跨宗派，全部都是上帝的恩典。

張文彪（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教育部顧問，筲箕灣堂長老）

<http://www.christianweekly.net/2014/ta2022428.htm>